

春

秋

攷

卷十二
卷十三

禮

春秋攷卷十二

宋葉夢得撰

閔公

莊閔之際慶父叔牙季友之事三家惟公羊得之最左
氏略同然皆不終其說穀梁蓋全無聞據莊公卽位二
年而見慶父伐於餘丘則已爲大夫矣後二十五年季
友始見如陳末年叔牙始見卒則莊公三卿蓋慶父叔
牙季友也公羊言叔牙欲立慶父在葬原仲之前故以
葬原仲爲通乎季子之私行距莊公薨猶六年乃復請

至于陳則于是季子猶未執政及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至而授之國政乃問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公曰牙謂我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季友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牙卒慶父如齊不言季子之出也閔公立曰孰殺子般慶父也子般弑而歸獄于鄧扈樂曰季子至而不變也季子來歸曰喜之也是季子嘗出矣左氏所記雖同而葬原仲但言季子之舊不記其辟難則季子葬原仲蓋嘗歸而與叔牙執政矣故莊公問後于二

人而不及慶父季子卽殺叔牙而立子般子般弑季子奔陳見立閔公而不載慶父如齊閔公立與齊小白盟落姑以復季子旣召于陳慶父復弑閔公季子再以僖公奔邾慶父始奔莒季子入立僖公莒人欲歸慶父季子不納遂縊卽不知子般弑慶父如齊季子如陳矣立閔公者誰耶慶父如齊是以君命行也卽不知子般死國未有君授命慶父者誰耶閔公立纔八歲慶父猶在魯則盟落姑而復季子者誰耶齊小白使仲孫湫來省難蓋窺之也初無援魯之意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則迫慶父使出奔者誰耶四者二氏皆不記吾嘗謂雜
千萬人而不可奪者情也越千萬歲而不可易者理也
學者出于千載之下不幸有不得于事者苟自其情與
理求焉則有不能逃乎人者慶父蓋有意于得魯者也
內通乎夫人外假乎叔牙其以大夫見者與莊公幾相
終始據公羊言叔牙欲立慶父季子不可而弑械成則
雖莊公且將弑之矣其何有于子般閔公乎然既弑子
般而不敢遂取之者獨懼季子爲之討爾及以圍人犖
當子般之誅則假子般之命請于齊以立閔公者其慶

父乎而非其志也以叔姜爲齊女外順人情以蔽已惡
徐而復爲之所爾閔公立而慶父猶在則盟落姑者季
子自陳請之齊而小白爲之以定公位者也此仲孫湫
所以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者歟季子歸而察其志則
必有爲之所者矣故雖季子力所無可奈何而終不敢
奪其位久而知其再弑閔公不能容于國人然後與哀
姜俱遁季子所以得因高傒而立僖公也是雖無見于
傳度之情而揆之理其必有出于此者吾所以參二氏
之言而爲之說也然則子般弑季子奔陳閔公弑僖公

奔邾經皆不書何也季子不之陳則無以成其志僖公不之邾則不能保其身是皆魯之所以不亡者不可與慶父奔莒之辭並見則爲之隱若未嘗出焉此春秋所以全君子之善而暴小人之惡也

落姑之盟左氏謂請復季友穀梁謂盟納季子杜預以爲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立之夫季子魯臣也誠忠于魯其去來在其君何必聽于霸主而後可納是時閔公纔八歲而魯無賢臣輔之于內必不能自爲此謀公羊之爲說何休曰慶父內則權重

外則出奔疆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吾謂此言雖無據而近實何者慶父弑子般是時齊桓方圖霸慶父負弑君之惡敢卽霸主必非無所畏憚而然者蓋歸其惡于鄧扈樂而謂閔公哀姜娣之子挾哀姜以請于齊而立之以自明爾哀姜與慶父之罪齊桓公皆未及知也故春秋以常文書之曰公子慶父如齊未加貶辭正以見其罪未暴季子奔陳左氏載之而經不書謂其力不勝慶父之權避之于陳爲之隱爾然則暴慶父之罪又使齊桓得以聞而慶

父無以容其奸殆季子走齊而訴之歟故奉閔公而與齊盟非盟復季子也定公位也季子所以由是來歸而慶父不敢拒此魯人所以喜也齊仲孫相繼遂來省難則桓公固已主之矣不然使桓公未知慶父之罪而季子猶在陳閔公之弱安能自求盟以復季子季子居其國不能抗慶父何以既奔而自外抗之慶父亦納之而不拒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落姑齊地卽齊以盟也慶父立閔公本利其少欲因哀姜以附齊閔公既從盟則必捨慶父而聽季子慶父盡失其本謀無所恃以自固

是以復弑閔公奔莒而哀姜之惡亦見不敢之齊而之邾也

齊仲孫仲孫湫也仲孫以字爲氏者也宋司馬華孫來盟華耦也華孫亦以字爲氏者也春秋未有但書氏而不名者惟此兩見吾皆以爲貶仲孫貶其有窺魯之意華孫貶其爲襄夫人之黨皆去名或曰春秋有貶氏而見名者矣氏所同也名所獨也未有貶名而見氏者豈不嫌與凡見族者亂乎曰春秋但因事以見法而已不皆以其人也湫與耦何擇且宋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

名氏尚皆不著孰能辨其誰何吾特以別大夫之無罪則已爾而況于名乎

公羊以仲孫爲慶父固謬矣穀梁曰齊仲孫外之也意亦與公羊同此皆不足深辨然左氏之言亦得之而未盡也何者桓公旣與閔公盟矣季子因之以歸則慶父之罪霸主所宜卽討也猶若以爲疑而使仲孫湫察焉故其歸也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桓公不果于討賊季子不得獨發于內則慶父得以爲之謀而復弑閔公矣此春秋所以不稱使者不與其使貶桓公也仲孫知

慶父之當去不請速討而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則閔公之禍仲孫亦預有罪焉故去其名而見以族者貶仲孫也若所謂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則疑非桓公之言夫桓公方欲合諸侯以正天下若乘魯之亂而滅周公之後是何足以爲霸乎殆非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意此蓋後世附益之辭而左氏不能別也

禘之名見于左氏而無禘之名見于公羊穀梁而無禘左氏但見春秋書禘故凡有事有大事皆謂之禘有

事于武宮亦曰禘于武公此乃沿襲禘于莊公之語爾
公羊穀梁既以禘每見于名故凡有事有大事皆謂之
禘公羊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曰禘祭
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左氏不知禘禘之辨故通而爲一公羊穀梁雖知禘異
乎禘亦不知有事乃時祭之名蓋均未嘗深攷于禮也
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以饋食饗先王在四時
祭之上鄭氏以爲禘禘肆獻裸者薦腥也饋食薦熟也

二者互相備而謂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者以大小爲
先後也四時祭之上不應別有他祭則謂之禘禘理固
然矣故司尊彝亦謂之追饗朝饗以爲四時之間祀與
大宗伯合追之爲言及祖之所自出則禘也朝之爲言
喪除始朝于廟則禘也此先王禘禘之禮見于周官者
甚明但不著其名爾蓋先王以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
而爲七者推親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者也故禴祠烝
嘗各于四時祭之然是特七廟而已若親盡而毀既不
得祭于四時則無時而祭矣故又以時合食于太祖之

廟謂之禘禘之所及自太祖而下以世迭毀者而已而
吾祖之所自出則不及故又推祖之所自出者間祀于
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謂之禘尊祖奉先之道至是極
矣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言禘而
不言禘者所主在別祖宗之辨不爲祭言也春秋所書
宗廟之祀或禘或禘或禘或四時之祭不同凡合于禮者皆
不書其書者皆有爲爲之也義在祭則舉名義在事而

舉祭以見則通以爲有事有大事是以其言各異而三
家皆未嘗辨也

禘禘之節于禮無正文漢張純謂禮說三年一閏天氣
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
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
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近世儒者皆取
用之此亦未必然蓋純徒見禮言以季夏六月禘周公
于太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故以爲四月不知僖八年

書七月禘于太廟乃夏之五月則何說乎文二年書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穀梁皆以爲禘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何以不用八月是故以孟獻子之僭言推之謂二至爲正者蓋外祭莫大于郊內祭莫大于禘郊天事主乎陽則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陰則以夏至爲近禮魯不得全同天子故用六月而僖以七月禘者正獻子之僭也禘以八月蓋躋僖公有爲爲之未必其禘之時乃禘而合禮不失其時春秋自以爲常事不書也魯得用天子禮樂吾不證之禮而證之呂不韋之書以

禮爲不足據也近世儒者乃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天子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夫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謂衆人不得同可也君臣之分如之何而亂之乎周公死當時尚有召公畢公之徒夾輔王室四國流言召公尙爲之不悅周大夫之不知周公者多矣必不更以非禮之禮加之使重見疑于當世也然則惠公雖越禮請之周雖越禮賜之亦不使得與天子全同蓋皆下其制一等故周之郊以日至魯之郊以上辛是以周祈穀之郊爲魯郊也周之禘以魯魯之禘以周公

是以周之祫爲魯禘也周之廟七其外存文武二祧以爲九魯雖得用天子之禮而廟不可豫命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後世之僭爾則廟止乎五是廟不得與周同也周之門五臯庫雉應路而設兩觀魯雖得設兩觀而以周臯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是門不得與周同也至于馬不言十二閑而言延廡社不言喪國之社而言亳社是皆以爲異者由是言之周雖衰猶不使諸侯得全同于天子而謂成康爲之乎故見于春秋者但譏其不中節而未嘗譏其僭如郊而四卜禘而用致夫人之類

蓋旣受命于天子而賜之亦必以天子之命而廢之魯不得自爲也豈可罪其子孫乎至于八佾亦天子之舞也論語記季氏八佾舞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魯無聞焉其亦魯廟固得用之歟昭公出奔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夫謂非所宜有而用故子家駒以爲僭謂其有所受之故昭公以爲不僭使出成康之政而周公之所應得又何子家駒之云哉考仲子之

宮初獻六羽穀梁以爲始厲樂其亦未之思矣

明堂位祭統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皆漢儒耳剽之言不知其本故明堂位言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而賜之是周公生而成王賜之也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而賜之是周公沒而成康相繼賜之也二說自不能必何暇論其實乎所謂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者亦非是春秋無書大嘗大禘者大禘自商別于四時禘之名非周公之名也若乙亥嘗正秋祭本不當書書者欲以見前嘗之亟爾亦非大嘗也此何足

盡信哉然謂之無不可故吾不得已而取之呂不韋者以其先秦所聞爲近也乃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以其雩上帝所以謂之大雩如大饗大旅之類魯得大雩正天子之事而左氏無大嘗而言大嘗有大雩而反不言其陋尤可見矣

或曰重祭外爲郊社郊固非魯之所得爲社則諸侯皆有矣何以謂之重祭蓋諸侯得爲其國社而已乃亡國之社則非天子不得有而魯見亳社災是周公之賜也凡禮所記蓋皆微得其端而不盡故得失實相半非深

于知經者不能辨也

高子左氏不爲傳穀梁曰高子貴之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猶望高子也公羊以爲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者是也以爲立僖公者非也季子聞難以僖公適邾蓋從姜氏使不得與慶父俱及高子至因之相與盟而立僖公則使定魯亂者桓公而盟立僖公者高子也此高子之盟所以不稱使而得以子見褒歟夫使之定亂而因以立君魯由之以安是亦桓公之功矣然不

歸之桓公而歸之高子者以其不能討慶父則雖定亂已晚矣猶以其霸而不以身見貶故仲孫高子但奪其使而深致意于高子者所以爲桓公之病也

春秋攷卷十二

春秋攷卷十三

僖公

宋

葉

夢

得

撰

外公子弑其君未有不書而慶父弑閔公則不書外大
 夫殺未踰年君之子未嘗不書而公子遂弑子赤則不
 書雖曰內大惡諱也然二人之罪遂沒而不見乎春秋
 未有終沒其事而不見者蓋閔公之弑當主哀姜以爲
 首惡子赤之弑當主宣公以爲首惡則二人遽未可加
 誅也故閔公薨而書夫人姜氏孫子邾夫人何爲而孫

乎夫人孫而慶父奔則慶父之罪同于夫人可知也子赤卒而公卽位公何爲忍而卽位乎公卽位而公子遂如齊逆女則遂之罪同于宣公又可知也非直如此閔公薨而慶父得出奔見國之無人而元惡得以縱失則閔公之臣皆可絕也宣公立而遂得逆女見國之無人而奸謀得以顯行則子赤之臣皆可絕也左氏言春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于慶父遂具此五者矣而謂施之于齊豹等者妄也救以次先後爲義經本無是意但以事之序書之爾其

強爲之說者特公羊穀梁誤以邢爲亡故以爲不及事邢旣非亡則公穀之說自不能行何用復疑乎救邢懼狄之侵而前爲備未知狄之必犯邢也則方師之出豈可便言救但見其次聶北而已及狄欲犯邢以三師之援而不敢進則邢難自三師而解然後見其救之事則救自應後書也雍榆本爲齊伐晉而往救則方叔孫豹之出救事已定如之何不書救乎兵家事不可槩論不必解圍拒戰而後爲救如後世或搗其虛或伺其間或扼其歸路或絕其糧道但使敵人知畏而不敢留皆救

也安知雍榆不出此不必如公穀拘以通君命則次自應後書也惟能察救之名則知經之無貶意矣

偃之敗邾師左氏謂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預謂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魯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還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此言固無實然以人情揆之亦有不通者閔公弑姜氏孫于邾季友亦以僖公適邾僖公自邾入而得位雖未必邾有力然亦不爲無好也邾雖歸姜氏何惡于魯而遽欲侵之僖公賢君也櫜之會纔閱月而卽乘人之不備而

要擊之乎此左氏拘于未陳曰敗某師之例而爲之辭爾以吾攷之不然姜氏孫于邾蓋自知預弑閔公之罪不容于魯而託邾以自固也季友以僖公適邾亦從姜氏而不敢絕其母而齊桓公殺姜氏于夷夷其地也非邾歸之卽齊來求之而不能保其託僖公是以有怨于邾歟櫜之會邾人在焉齊桓公蓋將與諸侯共平邾怨于魯而不得故書會不書盟已而敗其師則僖公不敢以己之好而忘其母之死也春秋于七月書姜氏薨八月書櫜會九月書敗邾師十月書敗莒師則討其納慶

父也其序皆相因故挈公者見公之義不得不討也不然託人以自免旣安卽反伐之與人爲好纔閱月而加以兵春秋獨無貶乎

穀梁解經雖于三家爲差密然其陋亦有信其所聞而全不放經者亦不可不察公子友獲莒挈一事可見矣友之賢穀梁固自知之獲莒挈之役經書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旣曰帥師又曰敗莒師此與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以異穀梁于華元言盡其衆以救其將

以三軍敵華元蓋自帥師而敗推之也今于莒挈乃獨書屏左右二人相搏事謂給以孟勞殺挈何以不得爲盡其衆救挈而以三軍敵之者乎審勝負在兩人又且以給而幸勝則春秋亦安得書友帥師及敗莒師之事此不惟失季友之賢亦且併春秋書法亡之矣江熙攻之是也公羊曰莒人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以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度此義穀梁非不知但蔽其所聞遂併忘其傳經之意可以見凡三家或得于所聞而不能審或意其或然而從爲之說均有此弊非深于知

經者不能核之也

楚丘左氏謂諸侯城之魯後會故不書以魯獨城爲文此蓋見城緣陵書諸侯而此不書與魯之城內邑者同辭故云爾以詩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攷之則封衛者實齊桓公然非桓公獨爲之也蓋命魯爲之矣齊以霸爲之主焉故詩專美于桓公古者建邦國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天子之事也謂之大封之禮諸侯固不得專封而春秋之時救患分災有天子不能爲而諸侯爲之則或以義與焉故書城楚丘若不應城而城以示貶不言城

衛而言城楚丘不書公會齊侯而直言城婉其辭以匿其名使未遽見其過則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左氏蓋不知專封之義故妄意其後會言之夫後會固罪矣其專封之罪又有大者捨其重而責其輕豈春秋之義乎然緣陵之城復見諸侯此不足序而不序者也蓋是時桓德衰矣鹹之會所以謀杞也而不卽城旣公子友如齊諸侯已散矣明年再會而始城有不得已者左氏言有闕而杜氏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者理有當然夫與之者爲其能救患分災也若不得已而至于闕則何

利焉故雖不斥言其城杞而見諸侯不能爲之盡隱也雖見諸侯而不序以爲不足序也葵丘之盟曰無有封而不告齊固將以爲己任今槩目之曰諸侯則桓公與諸侯奚擇焉故穀梁亦以聚辭散辭言之以爲聚而借以見桓德之衰其亦有聞乎此矣

或曰狄滅衛淮夷滅杞皆不書而書城楚丘城緣陵言滅則見封故沒而不言所以隱其封非也狄入衛懿公雖死于戰然去之而不有戴公文公皆在焉則非滅也入而已定之方中所謂衛爲狄所滅者君死曰滅謂懿

公也乃杞則淮夷病之病之爲言非一事之目也蓋每爲之困欲遷避而不得齊桓公與諸侯共遷之爾亦非滅也始狄初入衛戴公徙而野處于漕桓公使公子無虧帥師救而封之未及封而戴公卒木瓜之詩是也文公立欲改徙于楚丘而力不能桓公遂復封之定之方中之詩是也夫封一也有如衛之所謂與之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門材魚軒重錦使至于忘亡亦封也姑與之城使有不得其所而哀其亡亦封也此杞所以異于衛者歟然定之方中夏十月周十二月之事也所謂水

昏正而裁者故詩言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而春秋書正月則夏之十一月蓋計其成功之終言也所謂日至而畢者封國必要其成封而不克成不可謂之封也

邑不言滅下陽而言滅者以當虞虢也下陽虢之邑也虢虞之表也亡下陽則亡虢亡虢則亡虞二國之存亡不在其國而在下陽虞既假道以伐虢下陽失則二國隨之矣此春秋見微而知著者也故虞滅不書而書執虞公見虞之亡久矣所存者其君而已然則虢公何以不見書乎以傳攷之虢公醜蓋奔京師不得與虞並見

也然則舉虞可以知虢左氏以爲修虞祀以供其職貢者亦未必然見其不言滅而妄意之也

或曰舒固國也杜氏以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安得爲附庸曰非此之舒也徐舒相去遠甚矣非可取而併者也魯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徐取舒在僖公之三年審爲是舒則其滅已久不應至是言是懲而已以經攷之舒蓼滅于宣舒庸滅于成舒鳩滅于襄皆併于楚此乃所謂荆舒者蓋舒之別種分而爲三與楚爲鄰楚可得併徐不可併則徐所謂舒者名適同耳鄭氏注荆舒

曰羣舒左氏傳舒蓼曰衆舒則舒固不一種矣既皆滅于楚則楚與鄭國土壤相接而可併有者也其別而爲三猶赤狄之言潞氏甲氏及留吁杜氏注舒蓼爲二國舒庸爲東夷國舒鳩爲楚屬國蓋失之矣且文五年楚人滅六左氏謂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氏言六今廬江六縣蓼今安豐蓼縣安得至宣而後滅乎此自相戾而弗悟凡春秋所書地名皆不可盡攷杜氏號最留意者亦不免誤旣不可盡名不若質之于經而通之以例猶愈于不知而作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爲例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此四者吾固以言其非矣而于哀姜之文又不合故杜氏附會惟以不薨于寢一事當之其誤自可知矣公羊以爲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不知其何據而何休遂以爲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而廢楚女此尤不近人情果爾楚得無討乎惟穀梁以爲立妾之辭雖與公羊同而不名其人劉向以爲成風蓋以所言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者謂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祕而不言夫人則穀梁固謂成風也以吾攷之後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若非受命致之爲夫人則春秋安得並稱曰夫人曰小君歟則穀梁之言爲是矣故繼言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使召伯來會葬皆去天者蓋于致夫人貶僖公以僖公爲重則王不可並見故于含賵葬去天以貶王旣命之爲夫人則不得不含賵與葬是以于其終以見貶輕重先後之序也而趙氏以稱夫人而不氏爲時君妻謂聲姜且以聲姜不致爲證夫時君妻固未嘗不氏而聲姜

之不致或娶在卽位之前如襄與定之夫人亦皆不書至以是折穀梁尤陋矣

晉里克不鄭欲納文公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息不從旣自殺之矣及息立卓又從而殺之則奚齊卓者里克之所不君者也奚齊未成君故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卓已成君則遂書曰弑其君卓與凡弑君者其辭一施之蓋君臣天下之大義苟一日北面事之皆君也不問其善惡當否里克果不正奚齊卓而志在文公則去之求于大國以納焉可也豈

可以苟息不從而復殺之乎弑君之惡孰大于齊商人齊人既不討而君之後雖殺焉則亦弑其君爾不問其初也衛甯殖逐獻公而立剽將死而悔之以命于其子喜使逐剽而復獻公剽固殖之君而喜則非君也及其殺剽亦書曰弑其君剽蓋預聞乎殖也古者士不傳費不爲臣故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至于食焉而居其位則君臣之義非特其在身而已己之所君一家皆君焉而況行父之志而居父之位者乎故二人之弑其情雖不同而春秋一以君書之所以正天下之

義也

晉奚齊齊舍皆未逾年之君也里克弑奚齊則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商人弑君則書曰弑其君舍天下之惡莫大于弑君也然聖人于疑似輕重之間未嘗不盡其情使得罪者皆自以爲當然而無異辭見預聞之者皆以爲無不當而無異議此所以厭天下之心而垂萬世之訓能使亂臣賊子雖敢于犯君親而不能無懼于吾之書者也是何也爲舍正奚齊不正也商人弑而代之里克弑而欲立者也吾一將以弑君之惡而槩治之耶

則凡天下後世欲以庶而奪嫡者孰不起而交爭夫誰與正之是蓋有法焉雖未卽位而改元猶有故君之道在而不正者安能取之則是殺其君之子而已而里克之心亦可少見矣非以赦里克也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以弭亂也一將以未逾年而不成其爲君耶則凡天下後世欲以幸而圖篡者孰不乘而交肆夫誰與正之是蓋有義焉雖未成君而終以君國則人之欲篡者安得攘之是亦弑其君而已而商人之罪亦無所隱矣非以甚商人也所以絕天下之無君而遏惡也法者天下之

所共守也義者天下之所共行也法勝于義則從法義勝于法則從義非春秋莫能辨也

凡諸侯有事前未有見槩言諸侯而不目其人者四城緣陵也兩盟于扈也會扈也其餘如首止葵丘之盟與救許救徐前已有見而後不目者所謂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左氏于緣陵言諸侯城緣陵而杞遷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蓋得之矣于扈之書盟則以爲齊侯宋公衛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趙盾立晉侯以公後故不書從而爲例曰凡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故不書

其國辟不敏也則與前自爲兩說至後扈盟則又曰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會于扈無能爲也凡諸侯會公不預不書諱君惡也預而不書後也于扈會曰晉侯蒐于黃父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預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則合二說而兼之夫諸侯會盟而公不預見于春秋多矣未嘗不目其人何獨于此而異乎盟而後至是亦預盟何併諸侯而不得目乎此蓋是貶其不能如約以

爲不足序而不序故雖無緣陵之有闕扈盟之無能爲扈會之無功而于立晉侯之會則疑故復出後會與不會之說以多求之不知盾背先蔑而立靈公以大夫而會諸侯諸侯從而成之是亦其不足序者也夫罪固有輕重春秋凡書未有不舉重者若伐齊而受賂平宋而無功使公預會或及期而至則將恕之乎若以爲不可恕則何必更論公之預否先後此可見左氏之不知經嘗聞其說而不能守故復出己意以臆之則所謂有齊難而不會與後會者皆未必有實附會以成其說也公

羊穀梁于此亦皆不能了公羊見扈會曰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眡晉大夫使與公盟意若以文公之過多諸侯不屑與之盟然何獨于此見之乎穀梁于城緣陵曰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至于扈之前盟但曰略之而已此皆僅知其或然而不能真得經之旨故其言或得或失而弗盡惜乎左氏雖知其然而後別增益爲之辭與不知者等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斂而齊卒叛之戊寅大夫盟而不書其君不序亦以此言春秋者雖以事爲本然史之所記未必皆盡實或得

之于所傳聞而不盡或出于授受而有損益古今之情一也惟知經者揆之以事而度之以情則或然或不然或取其是而去其非判然若權衡之于輕重有不能逃者所惡夫臆決者爲無據而妄信其所不知也易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通其志者度之情之謂也定其業者揆之事之謂也天下之理不過有二情與事交相盡而疑可斷矣非特易然也鄭髡頑卒左氏以爲羣臣弑之而以瘡疾赴夫弑與卒相去遠矣春秋正名定罪之書也實弑而徒以赴告書卒則

何以示褒貶乎此其決不然者且方是時諸侯方爲鄆會以謀楚鄭伯欲捨楚以從中國諸侯雖不與之期自往如會鄆之距鄆不遠若羣臣違諸侯而弑其君諸侯無有不知者安肯但已而不討乎故吾獨以爲傳妄者揆之以事而然也魯季姬與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穀梁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范甯以爲季姬奔而使鄆子請娶己夫男女內外之辨自士以上固異宮矣一家且不可亂豈有內女在公宮之中而能遽奔與外諸侯遇乎當是時魯君僖公也雖未能盡以禮爲國然亦

必不至不能防閑其家至于此極諸侯出其境必相赴告鄆子驟入魯國之境魯之候人豈有不知而使季姬得相遇此亦其決不然者以鄭徐吾犯之事觀焉知當時風俗之弊有如此雖子產之賢不能禁則僖公愛其妹而不忍奪其欲理或有之吾故以爲傳妄者度之以情而然也凡吾求經不從傳而自爲之說大抵皆類此衆人之不信傳者求以意吾之不信傳者求以經必有知經者然後達吾意此吾所以自信而不疑也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城濮之類是也

然則戰而義君子亦有取歟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君子之惡兵蓋如是然而曰我戰則克夫豈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殺敵而後爲克乎記禮者以爲君親視社以習軍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以爲克之道此亦知爲戰之道而已孟子曰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戰之道也若然所謂好仁而無敵于天下者誰與之戰乎故曰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是以不戰爲戰也孔子欲以王道正天下齊小白之興其功雖在

所錄而徒稱之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至于伐國者九未有不貶而人之者知其爲王道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春秋三十四戰偏戰猶在所誅况詐戰乎故內書用兵皆不言勝敗不使得以敗見也自敗邾師于偃以前凡見敗者四此內勝也自及邾人戰于升陘以前凡見戰者三皆內敗也勝則見公敗則沒公蓋皆公之爲而大夫無預焉惟閔公書公子友敗莒師于鄆一見而已有爲言之也非無大夫之戰也其所責者以公當之則大夫略而不足言矣自僖二十二年升陘之後公不復

見而大夫見焉然亦惟文見以叔孫得臣敗狄昭見以叔弓敗莒終春秋之世惟此兩勝而戰皆不書豈此百五十七年之間皆無公將以大夫之敗耶蓋其衰也諱不以責公而以大夫當之而大夫之敗亦吾之所不可言也姑見其勝者二而已而書外伐我者二十有二則我之屈而求成與諱而不可言者皆不得而知也所責者愈緩則受責者愈深所諱者愈多則可諱者愈廣是皆君子之惡戰以內著之也夫著于內者如是其詳則責于外者不待言而可知也由是言之非如孟子所謂

正己而焉用戰則如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夫誰與爲敵乎

文公

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文公卽位四月葬經繼書叔孫得臣如京師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廢朝會之事文公宜稱爵而公孫敖亦必從吉禮也故左氏發例以爲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杜預謂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非特此也至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亦以爲禮曰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

卷之三
朱攸校
娶元妃以奉粢盛杜氏亦謂此除凶之卽位于是遣卿
修好此皆以旣葬爲除喪者乎周襄王以八月崩明年
二月葬前書毛伯來求金左氏云不書王命未葬也是
亦以旣葬則可稱王命矣禮之失也雖左氏且不能知
況杜預歟

文作僖公主左氏言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
主特祀于寢烝嘗于廟傳誤次于僖公之末古者天子
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于祖廟象其有凶事而聚
也后夫人死亦然始死之祭謂之奠旣葬之祭謂之虞

卒哭之祭謂之祔奠柩虞于道祔于廟奠與虞謂之喪
祭未成祭也祔謂之吉祭禮已成矣旣葬作虞主旣練
作練主虞主用桑桑喪也練主用栗栗戰慄也故禮云
旣封有司舍奠于墓及日中而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
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則以其所復
之衣合羣廟之主祭于祖廟者也旣祔而作虞主羣廟
之主則反其廟虞主則祭于寢卒哭之祭曰成事小祥
之祭曰常事大祥之祭曰祥事先王之于喪禮如是其
詳也商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周虞之祭曰弗忍

一日離也耐之祭曰不忍一日未有歸也而僖公二年而後作主將以爲過乎將以爲不及乎夫禮所以飾情亦所以節情無使至于過而反流于僞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君子之于禮不敢有過焉蓋如是文公之意正使非不及無乃亦有所不忍而不用其情者乎故吾謂以姑息爲孝而反以瀆其親使

既葬而無所歸者雖曰不孝可矣襄十二年左右氏稱魯爲諸姬臨于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二年左右氏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祀于周廟厲王廟也春秋諸侯得祖天子者惟宋與此兩見而已宋二王後固得修其禮物魯以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猶云可也而鄭亦有由桓武有東遷之功得祀厲王則何道哉是以夏父弗忌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此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歟凡此左氏皆不能辨其非烏在其言春秋也

史記載秦穆公得由余事在彭衙後曰秦彭衙不利引兵歸戎王聞穆公賢使晉亡人由余往觀穆公以宮室積聚示之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

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由余爲賢度其爲害與內史廖謀之廖請遺戎王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用其策終年歸由余余諫不聽遂去降秦穆公待以客禮而問伐戎之形自彭衙至今狐凡七年由余之用正在其間而左氏略而不見左氏蓋未嘗見秦史故其後載秦事多謬誤不合經旨故十年秦伐晉旣妄以爲交相伐矣河曲之役見不言及遂以

爲交綏自是十一年而秦師伐晉又七年而晉師白狄
伐秦又八年而秦人伐晉又十三年而秦人白狄伐晉
又五年而成公會晉與諸侯伐秦又十六年而晉師伐
秦又二年而秦人伐晉又四年而叔孫豹會晉與諸侯
大夫伐秦凡五十九年無有一書戰者蓋皆未嘗及戰
也而左氏載其事必以爲有敗績或在秦或在晉非經
書伐之意盡不足據又十三年至襄二十六年左氏方
記秦晉爲成叔向謂行人子朱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不集三軍暴骨吾意亦未然自河曲之後

再見秦師伐晉固已行成矣但不旋踵而復敗之故經
但每書而已則自殺而後至于河曲十三年之事經凡
七見所以治秦晉者盡矣自是但以常法書之而已不
然春秋豈一事而通六十餘年以爲褒貶者乎按史記
用由余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
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穆公之三十七年魯文公之四
年正彭衙後二年經書晉侯伐秦矣而秦之霸無聞蓋
法自不得書于經也其後晉厲公會諸侯伐秦左氏載
使呂相絕秦之辭雖多附會前事亦間有不合者大抵

左氏好誣學者姑證于經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與不郊猶三望有事于太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辭正同閏月本不告月常事
不書欲以貶猶朝于廟故書以見之公羊穀梁言之是
矣而左氏乃謂閏以正四時之說謂不告閏朔爲棄時
政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以論閏可也而
時政何預焉日月所會謂之辰日月所合謂之朔天十
有二次爲十有二辰日月歲十有二會爲十有二朔王
者正歲年以序事以月一周天而更始則各于其朔御

明堂以朝羣臣因以所序之事頒之官府都鄙自朝羣
臣言之曰聽朔自頒政事言之曰告朔官府都鄙受之
然後推而及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于祖廟至月朔則告
于廟而行之則玉藻所謂聽朔于南門之外而周官所
謂頒朔于邦國者是也乃閏月旣積于月之餘分非有
當于十有二次斗指于兩辰之間無所會之朔不得別
建而爲月則附其所積之月故公羊以天無是月爲非
常月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爲正堂各于其月之堂
闔其門之左扉而居之以聽其附月之餘事而已則玉

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周官所謂閏月
詔王居門終月者是也夫天子既不聽朔則諸侯何所
告月哉魯之不告月正也朝廟因于告朔告朔因于告
月三者相因而禮異不告月則亦不朝廟而文公四不
視朔乃于閏月而朝廟不視其所當視而反朝其所不
當朝此春秋所以譏也故不言不告朔而言不告月月
生于朔知其無朔而告月者是不知月者也左氏乃通
告月爲告朔此不惟不知經亦不知月矣自鄭氏釋玉
藻誤以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先儒遂謂閏月亦聽朔

相承而不悟是以併春秋所書失之劉原甫駁公羊云
假令閏十二月必有立春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就後
月告之則不及時此尤非是四時節氣未有不先後其
月者使正十二月而立春在其中亦自當于十二月告
之豈獨在閏乎凡告朔者告其月中之事非謂止告其
本月之事也閏月既附正月是亦其月中之政則各于
其正月併告之矣此何足疑若卽其月之所當行者則
不可廢此所以必居門行之也

諸侯會晉大夫爲扈盟傳皆不載其事凡春秋盟會公

預而總書諸侯者左氏皆以爲公後至故不序意謂盟會皆以先至爲序公後至列于下故併諸侯沒之不知凡公外會初未嘗序則何嫌于後乎此固非矣公羊謂之失序蓋與左氏同惟穀梁曰略之而不言其義豈但傳之而不得其說乎范甯以爲以公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蓋妄矣公不得序不可併諸侯而略之也比事攷之此盟在戰令狐之後晉大夫則趙盾也盾舍公子雍而立靈公雖不失爲正然初議之不審背先蔑而禦秦師畏諸侯有不然者故合而與之盟春秋

之法大夫以君命代盟必有諸侯以敵公而後乃得同序向莒慶洮衛甯速垂隴晉士穀是也今靈公猶在抱固非可以出命者而盾爲之是以大夫而當君諸侯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茲所以略而不書乎諸侯旣不序則盾自不得以名見矣而或者乃以公及齊大夫盟于斲同辭以爲權宜與其得正益誤矣齊襄公弑而無知見討齊內未有君故大夫出盟以謀其國有不得已也其可以靈公不能盟而趙盾得主盟乎故春秋有辭同義異者必于其事觀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春秋之惡兵甚矣然未嘗有狄之而不得以稱者也惟此三伐皆舉國是狄之也卽三國而言其罪之著莫若晉荀吳欲取肥僞會齊師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一詐也旣滅肥復乘其間以伐鮮虞是二詐也此晉所以得罪也秦伐晉鄭伐許三家皆不目其事以傳攷之則秦自殺之役潛師以襲鄭晉襄公邀敗之春秋書曰敗秦于殽與敗狄敗徐同辭是亦詐也自是爲彭衙之戰晉復合宋陳鄭三國而伐焉其明年秦復來伐又明年晉復往

伐兵交不已者六年及穆公與晉襄公卒而康公爲令狐之戰納不正以奪正旣不勝矣亦可以少休不三年而又伐其必有得罪于春秋者矣君子所以狄之也鄭自襄公卽位無歲不爲楚伐及辰陵之盟遂捨諸侯而從楚固已非矣而復徼事于晉爲兩可以擇利是亦詐也自是楚復來伐襄公至于肉袒牽羊束縛于楚而不愧晉救之不克遂如楚以謀晉許之與鄭初未嘗有隙也僖公固嘗入許而分其地鄭之侵許久矣于是又挾楚而疆其田遂至悼公卒取其鉏任洽敦訟不勝而爲

楚執皇戍子國則襄公之爲也其亦必有得罪于春秋者矣春秋固有比事而可推者何休獨知之故以秦爲不能知止于令狐之戰鄭爲與楚同心而侵伐諸夏其猶庶幾乎經書徐伐莒而杜預直爲告辭略不稱將帥其固陋不待言矣蓋春秋之褒貶各因事以爲訓而未嘗絕其終身也故不以善惡相除亦不以善惡相掩秦穆公襲鄭之罪書曰晉敗秦師于殽以國舉故狄之矣至其以禮通魯則書來歸僖公成風之禴不以前罪而不錄也吳闔閭爲蔡復楚書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以

爵見固與之矣至其君臣瀆亂男女之別則書吳入郢不以功而不正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知此而後可與言春秋之義矣

邾魯同姓之國文王之子所封也而以爵書春秋者惟邾伯來奔一見或者疑邾小國非伯爵以伯爲字爲附庸之國如蕭叔者非也文王諸子管蔡魯衛皆侯國邾在魯衛之上其下如曹與郇見于春秋與詩猶皆以侯爵不應邾反爲子男兼入春秋隱公書衛師入邾齊人鄭人入邾左氏謂衛亂邾侵之齊鄭伐宋邾不會王命

故皆入討之方春秋初子男小國有盟與朝未有預征
伐者蓋子男無軍但帥賦以從諸侯故不責其所無既
非征伐能侵人之國且使與齊鄭同奉王命非伯國而
何則謂邾伯爵者固無疑也邾伯來奔左氏以爲邾太
子以夫鍾邾邾邾三邑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邾伯邾
伯果伯國使如曹世子射姑代其君來朝盡其禮爲之
亦降其君一等魯欲厚邾自不必逆之同于諸侯況于
奔乎魯誠失之春秋亦安得遂同其君無爵而書爵邾
無異于他奔者亦安得異文而不見名公羊以爲兄弟

辭故不書名亦非是諸侯失國書出奔來奔皆所以見
貶邾獨可以魯故而免乎且邾正其國亦不應與夫鍾
邾均列爲邑按衛侯鄭初以附楚晉文公興師懼討而
奔楚使元咺立其弟叔武以主其國叔武不當攝而攝
焉春秋書衛侯出奔楚而名踐土之盟叔武與諸侯並
列而書衛子不書衛侯蓋內無君不嫌故鄭不書名也
然則邾伯不名豈有隙于國人迫之使出而內未有君
歟據莊八年邾降于齊師邾宜滅矣然春秋未必皆如
齊人降鄆遂取之爲附庸如奉許叔居許東偏之類或

服罪而釋之如楚子圍鄭退三十里許之平類邲降至是七十二年若初許之平則國固在若屬之以爲附庸則後或能自復其國如許叔入于許則邲亦當復存也邲滅後猶再見以爲邲已降齊國不應猶見于今則又過矣

吳楚徐越皆中國之裔以其習夷狄春秋皆以夷狄書之君臣初不得以爵與名見吳至札楚至椒來聘君子始進之書名焉秦伯使術來聘秦亦伯益之後而近西戎殺之戰穆公以詐襲鄭書晉人敗秦于殺令狐之戰

康公以黨不正而玩兵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貶秦之辭也然則今術始以名見與札椒同文何以知春秋之不狄秦而吾以爲大夫之再命者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秦之初其君蓋嘗書爵以秦伯見矣吳楚僭王秦未嘗僭秦豈吳楚之類乎穆公之誓而刪書亦取之則秦之異乎吳楚無害其爲同文也其前狄之者時焉爾

鄆有二有莒鄆有魯鄆杜氏莒鄆爲東鄆莒所爭者其地爲城陽姑幕縣南員亭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

鄆者是也魯鄆爲西鄆昭公所出居者其地爲東鄆廩丘縣東鄆城十六年季文子自荅丘還待于鄆者是也皆以爲邑然春秋書入鄆者再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成九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杜氏遂皆以爲莒之別邑以吾攷之春秋未有書入邑者何獨書于鄆乎穀梁言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以爲惡季孫宿則鄆與莒不相及也伐莒書莒潰初言楚公子嬰齊後別出楚人入鄆則入鄆亦無預于莒潰而左氏乃云遂入鄆莒無

備也夫莒潰而入莒言莒無備可矣鄆自鄆莒自莒何得以莒言鄆乎蓋鄆莒附庸之國也救台而入鄆奪其屬國而救之爾以爲非受命之本謀故遂書莒潰因以其餘力入鄆故別出楚人前言嬰齊後言人則未必嬰齊親行也昭元年書取鄆左氏謂伐莒取鄆是也此莒之鄆與取鄆同文取附庸之辭也故未幾而疆其田公羊以爲內邑不聽我而書誤矣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則魯鄆也蓋叛而從季氏故齊侯取之以居公則公羊穀梁以爲內不言取爲公取之者是也故明年書

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以為魯地二十九年而潰亦迫于季氏而不附公也城諸及鄆與成四年城鄆皆魯鄆也杜氏以諸鄆為魯所爭者非是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固我邑則鄆不得為莒邑也昭元年三月取鄆左氏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事全不可據魯莒各有鄆傳註多差互以經攷之惟成九年楚人入鄆襄十二年書季孫宿救台入鄆此二鄆為莒鄆爾其他皆魯鄆也蓋凡內外取邑未有不先繫國者我伐邾取須句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惟取附庸不繫國蓋附庸

自我國取之而其國猶存春秋附庸更自相屬非天子所命非其國所得有故特異文以別之則內取鄆取邾外取徐是也今季武子果嘗伐莒而取之春秋何為不如邾先見伐而後言取耶號以正月會而鄆以三月取莒人蓋不預會也以為會已散而取之耶則莒人安得遽告于會以為會未散而取之耶則號之會是宋之會也諸國之大夫方以弭兵為約季孫何為獨敢犯之且莒自襄十二年伐我東鄙圍台之後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為我執莒子自是不復加兵于我則莒魯之怨亦已

息矣非有大故何至豹會于外而宿伐于內蓋左氏妄謂虢會散三月盟故莒得以告此亦不然宋盟而再見地此大夫之甚美也虢而能此春秋何爲略而不書乎其載叔孫豹之辭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其意以楚請戮豹而豹不以宿居守而伐爲怨亦是自宣成以來叔孫季孫未嘗不更出入豈必皆叔出季處是會罪楚得專趙武亦何用力請于楚而後能免豹本末無一近實者徒爲此侈辭爾姑以經爲證則此我邑而外嘗侵之因會復歸故與取闕例

同書杜預知不先書伐之爲疑而附益之以爲兵未加莒而鄆服其妄誕尤可知也

大室屋壞公羊以爲魯公廟曰世室者按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周存文武二祧不毀遂稱世室此魯之僭禮而明堂位誤載之今經書大室則非世室也大者始廟之稱也大室謂當大廟之室謂其在中而藏主者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入大室裸此其證也杜預獨知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爲大室益可見其附會矣

宋子哀不名賢之是也三命之大夫乎再命也三命之大夫以氏見進而稱字亦不當與仍叔家父繫之氏凡不應以名氏見而進之稱字者皆曰子某王人子突是也

文公書公四不視朔左氏先書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後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而不言書之義公羊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

可言也公羊先解齊侯弗及盟不言公有疾蓋公羊未知公疾之實但于不視朔聞其義故經雖無有疾之文而公羊以爲說者其傳之有自也此亦見左氏傳事公羊傳經之驗也蓋公自正月有疾至六月而愈因之遂不視朔經特舉其有疾以著無疾之罪而不言有疾者惡其斥之太甚故以書不書微見之而已昭公如晉至河乃復有五而一書有疾蓋復者五惟一爲有疾旣以並書則不得不書以別之文公疾愈遂不視朔不可以並書故略而不書則書者不必言有疾也公羊以爲自

是公不視朔者是也非特文公爲然宣公而後遂循以爲常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歟穀梁但以公厭政爲不臣此旣不知事又不知義姑以其文意之爾

春秋攷卷十三

聖

